

# 静静 静静 流淌 的 岁月

—无悔岁月—

刘昌民 著

总编：李雷 外编：秋无的小  
秋无的小 丰收的田野在列车的  
急速后移。 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直往前走，走着，水

# 静静流淌的岁月

【无悔岁月】

火车在赣鄱大地上急驰，车窗外秋天的山水分外妖娆，丰收的田野在列车的两边急速后移。

时光悠悠，一直往前流淌着，永远不会再回头。而如风吹过的往事，却能激起回忆的涟漪……

刘昌民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静流淌的岁月/刘昌民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80742-059-6

I. 静...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6634 号

书 名:静静流淌的岁月·无悔岁月  
作 者:刘昌民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百花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4  
字 数:33 万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ISBN7-80742-059-6

---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一九七二年摄于河南郑州

## 心 祭(代序)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生中没有什么辉煌的业绩，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特别是父母生就自我长成的一副矮小的身材，站在拥挤的人群中会毫不显眼，走在熙攘的人流里也毫不引人注目，天生地就让人觉得十分普通。

我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和我的同龄同年代的人一样，有过很多的不幸落在了头上。我五岁那年赶上了大跃进年代，七岁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十岁时碰到社会主义教育砸祖宗牌子，十一岁卷进了文化大革命，十五岁随着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浪潮，迁校离家下到了农村。更不幸的是人生最最悲伤的三件事，在我的头上摊到了一件。在我五十二岁的那年春节，我和妻子好不容易为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致残的儿子，娶了一门亲。在我刚刚抱上了孙女，正享受着天伦之乐时，儿子撒手人世了，让我白发人送了黑发人。接着我的母亲因我儿子的早逝，过度悲伤而骑鹤仙去。所以，我在同龄同年代的人中，应该又算是最不幸的人了。

但是，我又觉得自己不普通，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三年自然灾害夭折了很多的人，在我的父母亲的操持下，我却幸运地生存了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我成为黑狗崽子时，我在姐夫的保送下，参军当了兵，实现了家人和自己都认为扬眉吐气的愿望。

在部队里靠自己的勤奋，在父亲尚是牛鬼蛇神的时候，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其中一分子。我觉得自己有了

信仰，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在事业单位里工作，庆幸自己没有下岗之忧。

我也曾经被幸运之神光顾过，年轻时有不少的女孩子曾经投来过“秋天里的菠菜”，曾经在人生的路上，得到不少“贵人”的扶持帮助。在老年丧子的悲哀中，儿子总算争气的给我留下了一个后代，一个非常漂亮的孙女。我还庆幸和妻子一起在丧子的悲痛中挣扎了出来，然后，互相的搀扶着抚育年幼的孙女，继续着自己的人生。

人生有很多的幸事，人生也有很多不幸的事。幸与不幸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幸可能会转化为不幸，所以，有乐极生悲之说。不幸可以转变为幸，因此，有坏事变成好事之谈。在幸事的面前，要居安思危，在不幸的事前，要开朗豁达。能为之时尽为之，不可为时，顺天意！

人们说：“知足者常乐。”人们又说：“不进则退。”我不知道应该听哪个的，我不知道该不相信哪个的。但我总是觉得别扭、很矛盾。我认为人总要有一点精神，人也总该有那么的一点抱负。不管是处于幸事之中，还是处于不幸之中，我倒认为应把自己的幸事与别人的大幸事比而不满足，应把自己不幸之事与别人大不幸之事相比较而不悲哀。

万事都得换位想，才能想转了，如果想不转就自欺欺人的认为是天意，而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人本身活着就很累，如果想不转就更累了，何必呢？！人是聪明的动物，但又是愚蠢的动物，往往你处于事情的当中，你就会去钻牛角尖，想不转。

每当我没有必要的应酬回到家里时，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端着妻子盛的饭，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再看到孙女因饱而不闹在膝前缠绕嬉戏，我总感觉到这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每当此时，我就会回想起一些经历过的事

情，回想起一些已过去的事。

人们说：“往事如烟。”确有同感，印象较深的事就能够记起来，印象淡的事就会如烟般地消散了，往事往往会随着经历者的老去而遗忘而消失。人们说：“回忆如酒。”回忆确是一杯酒，还是一杯很香、很辣、很苦、很醇的酒。它被尘封了十几年、几十年而在默默无闻地酝酿着。一旦打开了有点发霉，有点变形，有点破烂，甚至被据说是人类的远古亲戚，老鼠咬烂了的封条。那醇酒就会散发出让你心动回味的醇香、醇辣、醇苦，而久久地不能飘散。我庆幸自己有过很多平凡的经历，它犹如小小暗河潜伏在脑海里，一旦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它就像欢快小溪般潺潺地流淌。

我庆幸自己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往事，有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东西。回忆是一种寄托，回忆是一种乐趣，在回忆中细细地品尝回味。所以，我总是固执地想把那些曾经生活过的、曾经走过的、曾经为之过的、曾经努力过的、曾经……觉得值得自己留恋的东西和事情，把它回忆起来，用笨拙的笔记下来，能够有机会让别人看一下。哪怕是同龄人、同时代的人看了后，能勾起他们“我原来也是那样活”的同感。哪怕是非同龄人看后，觉得“哇！他们那个年代是那样活的”感叹！我就会觉得我的冲动和固执，居然还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意思。因此，我用心来回忆过去的事情，用心来记过去的年月，用心来祭奠我与我的同龄人、同年代的人们所经历过的岁月，祭奠曾经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如烟往事。

我经过了慎重的斟酌，决定用心来写三本书。它们的名字叫：《静静流淌的岁月》，第一篇是《留痕岁月》、第二篇是《无悔岁月》、第三篇是《悠悠岁月》。

# 目录

## 心祭(代序)

走进了军营 .....	1
踏着冰雪齐步走 .....	18
手握一杆钢枪 .....	36
空降兵地面训练 .....	48
向着太阳燃烧青春 .....	77
他是真正的英雄 .....	97
走出军营去拉练 .....	117
鸟笼子家 .....	134
他上了军事法庭 .....	147
没有选择的服从 .....	161
想出了“强奸”的办法 .....	177
强制劳改场里的故事 .....	196
他丢了英雄的称号 .....	218
是你的未婚妻吗? .....	237
探亲路上 .....	249
父母包办的大事 .....	271
大红马被强暴致死 .....	284
难以忘怀的情结 .....	299
老兵复员了 .....	312
新战友牺牲了 .....	327
竹子开花的岁月 .....	354
不该发生的痛心事 .....	370
选择了回家 .....	381
南飞的孤雁 .....	400
千里寻战友 .....	412
黯然神伤再惜别 .....	445
后记 .....	455



## 走进了军营

运兵的军用列车，风驰电掣地继续向着我们的目的地飞驰。我从车门打开的缝隙处，遥望着车门外。那黑黑的有点像闷罐车式的军用列车的外面，已没有了北国那漫天飞舞的冰雪，没有了天地共一色的银装素裹，也没有了那呼啸凛冽的寒风。

空旷无垠的田野里，除了麦苗以外，没有一点绿色，显得有点荒凉。天空上布满了低低的铅灰色的云，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如同就像处在一口倒扣着的铁锅下，身上有些寒冷，心情有点郁闷和压抑。

傍晚时分，我们在路排长的指挥下，仔细收拾好了行李，然后，背着背包一个接一个地从木楼梯上爬下了火车，又在路排长“立正！”“稍息！”的指挥下，站在铁道边排好了整齐的队伍，等待着行军的命令。

我们乘坐的军用列车，在没有站台的郑州市西北郊的兵站停靠了下来。兵站铁道的两边长满了低矮的光秃秃的叫不上名字的灌木丛。在无垠的中原大地上，凸起裸露的铁道道碴像堤坝似的，托着铁轨和卧在铁轨上的黑色列车，一眼望不到尽头。

铁道两边较远处，低矮灰色的房屋，在村落光秃秃的树林中隐现。与昨天所见到的北国白色冰雪的世界相比，有着明显的反差。

铁道路基边，一排排身穿草绿色新军装的新兵，给中州的大地带来了春意和希望。铁道较远处的空地上，停了一辆辆草绿色的军用大卡车，车箱上都罩着草绿色的帆布，两边贴着“热烈欢迎新战友入伍”和“军队向前进，革命无不胜”等红色标语。

我问路排长是不是接我们的军车，路排长回答我说：“那是其他兄弟团和师部接新兵的车子，我们团在郑州驻防离兵站不远，等一会我们步行去部队。”

下了列车不一会儿，我见到马团长和接兵团的其他军官们走了过来，站在了我们队伍的前面。可能是快到了部队驻地的原因，马团长没有像在榆树县那样威严地大声训话。只是排长们见马团长走过来，又赶紧叫喊着“立正！”“稍息！”的口令，然后，跑过去请示了一下，又很快又跑了回来。

在接兵团军官们的带领下，我们一个排接一个排地往郑州市内走去。我走在队伍里，一边走一边张望着街道的两边。宽阔的柏油马路上行人稀少，朦胧的街灯还没有亮起来。道路两边的房屋不是很高，人行道上的法国梧桐树光秃秃的，树杈直指着灰黑的天空。

路上密密的人流可能是正在下班的行人，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走路，急匆匆地从我们的队伍边经过。有些行人看到我们身穿绿色新军装，排着长长的队伍背着背包行军，不时地停下脚步来观望。兵站与驻地相隔二十多里路，我们走过五一路、中山路等，走过了二七路，从二七广场的纪念双塔下经过，然后走上了学院路。

我们部队的驻地，就在学院路尽头往左拐一百多米的河南省妇女文化干校的校园内。

原来，林彪“副统帅”那时讲空军机动性强，不需要营房。加上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是空军的作战部部长。所以空降兵从建军以来，所属的团建制部队一直都没有固定的军营。

因此，我们的团建制部队，一直在政府设置的机关、学校、大学里，搬来搬去地住。路排长告诉我说，前几年我们团在河南省的农学院里驻扎，前年才搬到河南省妇女文化干校院子里来住的。

当夜幕完全降临大地的时候，我们新兵背着背包和行李，走进了部队的“军营”——我们的驻地河南省妇女文化干校的院内。

新兵队伍刚刚站稳，就听见马团长大声地喊着口令：“立——正！稍息！立——正！以中间排头兵……为基准，向左、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原地坐下休息等待命令！”

喊完了口令后，马团长和一同接兵的军官们离开了篮球场，到团部汇报去了。只剩下一些接兵的排长和我们坐在一起原地待命，等待着团部宣布新兵分配的名单。

疲惫的新兵们见到接兵的军官都走到了球场外的黑暗里去了，因此，都不自觉地把行李、背包扔在了球场的水泥地上。有的还迫不及待地跑到了黑暗中，去找地方小便；有的坐在背包上唠嗑；有的坐在水泥地上、靠在背包上休息；有的干脆头枕着背包躺在了水泥地上。

乘了连续两天一夜的火车，接着又走了二十几里的路，新兵们太累了，特别是那些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城市兵、学生兵们。灯光下几个相连的篮球场上，横七竖八、黑鸦鸦地躺了，坐了一地的新兵，新兵们都在抓紧片刻的时间休息，饥肠辘辘地等待着分配消息。

操场周围的楼房、平房的窗口里，都是黑漆漆的，显然里面没有住人。稍远点的一排排平房里，透出淡淡的昏黄的灯。新兵们坐在灯光下的操场上，虽然有一些人在发着牢骚，但都无奈地耐心地等待着。我和大家一样，坐在背包上焦急地等待着。

有几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榆树县入伍的新兵，向我打着招呼，走过来说：“怎样？老乡，你感觉累吗？”

“不累，我还行。”我很客气地回答着他们，并和他们一起瞎扯着闲话。

这些年纪较大一点的榆树新兵们懂事早，他们知道我姐夫是县武装部管征兵、复员、转业、退伍安置的。因此，他们有些特意地和我套着近乎。

河南和东北比起来是南方，但在我的心里仍然是北方。冬天本来就黑得早，尤其是北方的冬天。夜色越来越浓了，身上走路出的汗水尚未干透。所以，坐在冬季的露天下，感觉黑夜里的天气更加寒冷。

我的肚子开始有点咕咕叫了，饿着肚子在黑夜里等待感觉更冷。开始有新兵在跺着脚取暖，也开始有些新兵在嘀嘀咕咕地发着牢骚说：“他妈的，啥时间了，还不赶紧分配，是不是在故意考验我们啊！”

“他娘的熊！当官的是不是先填自己的肚子去了，却把我们这些新兵，扔在野地里挨冻、受饿！”那说话骂人的新兵听口音，应该是河北省唐山一带的人。

“来了！来了！别说了！”有的新兵眼尖，赶忙提醒着发牢骚的新兵。

“住嘴！你他妈的不想进步了！”有的新兵在提醒一块来当兵的老乡。大概七点来钟时，一大群军官从黑暗里走到了灯光下，走到了我们等待的球场边缘的中间。

和新兵们待在一起的排长们，见到团首长等军官们到来了，赶忙集合着新兵。一时间，“立正！稍息！”的口令声四处响起。我急忙背起背包站在了队伍里。

不一会儿，队伍就重新集合好了，在各个排长的带领下，整齐地站在了各自的位置上。各排的排长们集合好队伍后，紧握

双拳提到腰间，按顺序一踮一踮地跑去向各自接兵的团长进行报告。

一时间，“报告首长！队伍已集合好！请指示！”“是！”的声音，又四处响了起来。

只见我们的路排长也一踮一踮地跑去向马团长进行了报告，又一踮一踮地跑了回来，站在了我们队伍的前头。当看到路排长向马团长报告完毕后，就看见马团长像排长一样的把握紧了的双拳也提到了腰间，也一踮一踮地跑到球场的边缘报告去了。

看到马团长也一踮一踮地跑去，我心里直犯嘀咕。马团长也要报告？那接受报告的该是什么级别的军官？后来，我知道了马团长是团部政治处的主任，属于营级干部，接兵团长是他接兵的临时职务。

很快，马团长又一踮一踮地跑了回来，手上多了一沓新兵的花名册。马团长在团首长面前，已没有了在榆树县训话时的威严。他很随和地笑着对我们新兵大声说：“同志们，你们以后再也不要叫我团长了。以后见面就叫我马主任或老马都行，以后，我们都是空降兵的战友了。”

马团长笑着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以后，脸上马上又严肃起来大声地说：“现在我点名，点到名的背着行李到前面来，你们各自的带兵首长来接你们了。”

“现在我开始点名，点到名的同志大声地喊声‘到’，并同时走出队列。”马团长说完了这几句话后，就开始了点名。

“王文超！”“到！”“出列！”“是！”新兵王文超战友我认识，他是在榆树县和我坐同一辆车来的。他长得瘦瘦的，但面色红润，显得很精神，是县里应届高中毕业生，他分到了团直属当兵，在团部的政宣处。

“陈小东！”“到！”“出列！”“是！”陈小东战友长得眼睛大大

的，他的个子和我差不多，有一米七零，人长得也很精干。他是从河北丰润县入伍的兵。他分到了三连当了通讯员。

“王一春！”“到！”“出列！”“是！”王一春战友的个子非常魁梧，足有一米八几的个子。他是从唐山钢厂入伍的，被分到了团部的炮营当兵。

“彭俊！”“到！”“出列！”“是！”彭俊战友是从榆树和我坐同一辆车来的，他是长春市的知青，也分到了团部的炮营当兵。在一次跳伞训练中，他不慎摔折了腰，在师部医院住了半年多的院，出院后在炮营的营部任给养员。

马团长在场外边大声地叫着名单。路排长小声地对我说，这是在叫团部直属的新兵，叫完了团直属的就该叫一营的了。

“张贵东！”“到！”“出列！”“是！”张贵东战友瘦瘦细条的个子，看样子也有一米八几，他也是从唐山钢厂入伍的。他分到一炮连的。后来，他调到师部的篮球队去了。我在队伍里，轮换着站得有点累了腿脚，静静地听着马团长大声点名。

“朱延平！”“到！”“出列！”“是！”朱延平战友我认识，他长得雪白、浓眉大眼的，是长春市的知青，他也是和我坐同一辆车来的。他的个子比我要略高一些，但比我长得壮实多了。

“黄鸿盛！”“到！”“出列！”“是！”黄鸿盛战友一副瘦瘦的身材，长得比我要高些，但背有些弯，脸上长满了红红的小疙瘩。

“饶挺俊！”“到！”“出列！”“是！”饶挺俊战友白白胖胖的，要比朱延平的个子矮一点，但和朱延平战友同样的壮实。

“高玉清！”“到！”“出列！”“是！”高玉清战友浓眉大眼，圆圆的脸庞，皮肤显得有些黑。比营部其他新兵长得都要高些，也长得很结实。

“刘泽民！”“到！”“出列！”“是！”后面点到的新兵我都不认识。……

路排长悄悄地对我说：“小刘，这是点二营部新兵的名，点完

了二营部的就该点到二炮连的了，听马团长说你是安排在炮连当兵，是准备再安排到汽车连去开车的。”

“哦，谢谢！在榆树县时我就听说过了。”我小声地回答路排长。

马团长按分配的花名册，一个一个地点着新兵的姓名。被点到姓名的新兵，都大声地喊着“到！”并走出队伍，站在被分到的各自营连接兵的首长旁边。马团长按花名册的顺序点完了团部新兵的名字，再点名叫分到各营连的新兵，各营先叫营部的新兵，再叫连队的新兵。

此时，路排长又悄悄地告诉我，马团长回到军营就卸任了，应按部队的职务叫马主任，不能再叫马团长了。“哦，部队里的规矩还真多。”我的心里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叫完了二营部新兵的名单，营部新兵都被营部来接兵的指导员和新兵班班长领走了。在领走营部新兵的同时，我看见几个年纪较大的军官们披着军大衣，在马主任的旁边指指点点地议论着什么。

我好奇地问路排长：“那是怎么回事？”

路排长告诉我：“那是各营的营长、教导员和连长们，他们是在观察分到自己营连的新兵。”

末了，路排长又悄悄地提醒我说：“小刘，给首长们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待会叫到你的名字时，声音回答得要响亮，出列时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哦，谢谢排长！”我很感激路排长的提醒，笑着回答了路排长。

“现在，点二炮连的花名册，请大家注意听。”马主任又大声地叫着。

“张东明！”“到！”“出列！”“是！”张东明战友的个子大概在一米七八左右，精瘦精瘦的。他在出列时摆出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子，看那样子，像是见过了世面的人。

“李强！”“到！”“出列！”“是！”李强战友中等偏高的个子，适中的身材，圆圆的脸。这名字使人很容易记住，因为，那时的外交部长也叫李强。

“姜德贵！”“到！”“出列！”“是！”姜德贵战友比我的个子稍高一点，是从榆树县农村来的兵，也是和我坐同一辆车来的，分在二炮连当了司号兵。后来部队裁军后，他从二炮连调到了二营部任了通信班的班长。

“诸建华！”“到！”“出列！”“是！”诸建华战友和我也是坐同一辆车来的，是从榆树县城里入伍的学生兵。他长得白白净净的和我个子差不多高，但比我长得要精神多了。当马主任喊到他的名字时，他回答的声音很宏亮，出列时胸膛挺得也很高，使人感觉非常有精神。

当他走出队伍时，马主任旁边的几个军官们都在指指点点并小声地议论着，后来，他分到了二炮连连部当了通信员。

见到首长们指指点点地议论，路排长小声地对我讲：“小刘，见到了么？走出队伍就要像他那样的精神。”

末了，路排长又加了一句：“这小子如果好好地干，将来一定是会有出息的。”

“贾立本！”“到！”“出列！”“是！”贾立本战友是从唐山郊区入伍的兵，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脸。他的个子高大，膀大腰圆，黑黑的皮肤，站在你的面前就像是一座铁塔。经过了一段部队的生活后，张东明战友告诉我，贾立本战友在当兵前是铁路上的装卸工。他的力气特别大，一次可以扛起两大麻袋的粮食，听得我直咂舌。

“刘继民！”“到！”“出列！”“是！”刘继民战友敦实的个头，比我要略高一点。看过去一副结结实实的样子。但是，他的脸上长满了小疙瘩。我望着他的脸想，那一定是成熟得早的标志！



“崔力!”“到!”“出列!”“是!”崔力战友也是从榆树县城招的学生兵。他白白的皮肤,细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脸比较长,显得有点瘦弱。崔力战友也分在二炮连连部和诸建华战友一起当了通信员。

“刘南方!”当马主任喊到我的名字时,不知道是紧张还是什么原因,我在回答“到”时,显得没有什么力度,嗓子甚至有点沙哑。当马主任叫到出列的口令时,我匆匆忙忙地迈步走出了队伍。

但是在我走出队伍时,一不小心绊住了旁边新兵拖到地上的背包带子,差点没有被绊倒。幸亏我那时年轻,赶紧迈出了另一只脚才没有摔跤。我刚刚来到了部队里就差点出了洋相,引得旁边的新兵们大声地笑了起来。尴尬得我的脸上顿时通红起来,并有点脸发烧。我不敢回头望路排长的眼睛,我想他此时看我的眼神肯定是很惋惜的。

二炮连连长是武汉人,瘦高的个子。炮连这次分了四十多名新兵,组建了一个新兵排。当点完二炮连新兵的名单,我们新兵们排着队在连长和新兵排长的带领下,走进了干校大门的左面第五排平房顶头的大教室里。

教室里北面靠墙的地上,齐齐地铺着一地的麦秸。新兵排长大声地叫喊着:“按排队来的顺序,一个挨一个在地铺的靠墙边,摆上自己的背包行李。然后,背着挎包排队跟我去伙房用餐。”

末了,新兵排长又强调了一句:“大家的动作要迅速!”

我们按新兵排长的要求,赶忙放好了背包和行李,然后,列队跟在排长的后面往伙房走去。伙房离我们住的大教室很近,在我们这幢房子中间的前面。穿过房子中间相连接的走廊,就到了伙房的餐厅。餐厅的大门口,炮连高大个子的事务长站在门旁边,按我们进门的顺序发放着黄色的脸盆。